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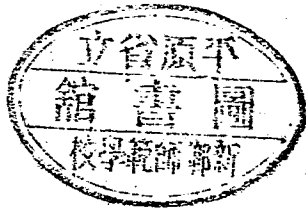
# 兵號小

著夫彥



聯中

8  
5  
2



發行店書齋

小 號 兵

• 夫 查 •



3 0555 7354 1

行 發 店 書 廣 經

小號兵

目



一、俘虜	(一)
二、砲臺	(五)
三、魏母	(八)
四、親兄弟也不過這樣	(一〇)
五、棒球場裏	(一二)
六、用不着打罵老百姓	(一四)
七、生字本	(一六)
八、想一想	(一八)
九、老革命	(二一)
十、被俘	(二三)
十一、獄中	(二六)
十二、小羊不見了	(三〇)
十三、逃走	(三一)
十四、我是八路軍	(三五)
十五、受了委曲	(三七)
十六、隊裏	(四一)

俘虜

一九四四年秋天，老日子新五軍來掃蕩，在林縣城駐了二十來天。根據地的民兵隊八路軍，夜夜騷擾天天打，敵人沒辦法，那天退走了，八路軍帶着民兵跟屁股就追。在洪水附近，追上了敵人的尾巴，三五槍就把他打散了，像一羣小鷄，吱吱呱呱跑得滿山遍野。裏面有一個小孩子，揹着一把銅號，人小跑不動，跑一會歇一會，揹扎了兩陣子，再也跑不動了，坐在路邊的大石頭上，忽吃忽吃的喘氣，嘴裏直吐白沫。一個民兵跑上去喊道：「小雞種，再跑！看你跑上天去！」扯住胳膊和別的俘虜一塊帶回來了。

走了三十里，俘虜被帶到分區政治部，敬工幹事就出來招呼，叫他們站起隊來報個數，這小孩子站在最後，聲音又乾又脆，敬工幹事一看是個小鬼，圓圓的眼睛，烏黑黑的，滑溜滑溜的，便笑着說了聲：「小雞種！」

「沒有問話，就叫到一個大屋裏歇息吃飯。飯一抬進屋，小孩子夾在俘虜羣裏，一邊坐在草鋪上吃飯，一邊計劃着怎樣應付八路軍的「審問」，互相用眼睛聽着話，用眼睛遞着話，他們在新五軍裏平常聽當官的說：「不管大人小孩，八路軍一捉住就活埋！」說是已經埋了好多人，有名有姓，可不知到底怎麼樣。」

小孩子本來肚裏頂餓，這會可總是吃不下飯去，掖着飯碗，蹲在菜盆邊發呆。他在新五軍裏當的是號兵「號兵」……歇號，打仗，打八路軍！」自己給自己在心裏定着罪



「總要怕『活埋』。」

還有，他剛才報數時，那個八路軍不是用指頭一指，說了聲「小漢好」？別看他笑着，說不定一會，哼！

小號兵越想越怕，決心一會要瞞哄八路軍，第一要說不是當號兵，是當勤務兵；第二要說才當了不多日，還是給人家拉去餵。

「不對！」腦子一轉，又覺着編得不圓滿，勤務兵是伺候當官的哩，那也該殺頭，還有人家捉我那會，我不是還指着號嘛？還有，今天來這兒，不是還有兩三個二團的？最要緊的是二排的劉麻子，他又最愛說話，給我露了風怎辦？小號兵想到這，便趕忙爬在二排二等兵老劉耳朵上說了好多話。

老劉聽了他的話，笑了笑，小號兵覺着事情辦妥了，又去悶着頭亂想，忽聽見一串笑聲，扭頭一看，見別的俘虜又說又笑，雖說心裏有事，可不像他那麼一直發慌，心想：「也許當兵的真不殺吧？」腦袋裏又轉兩轉，忽然眉頭一展，差一點說出來：「要是在瞞不過，我就說我能吹號，也許留着不殺。」

吃罷飯，剛才那個八路軍來了，捏着根木頭筆，挾着個書本子，沒有帶一個拿鞭子拿棍棒的人，一進門就笑嘻嘻的問：「吃好了沒有？」小號兵跟着大家從草舖上站起來，連聲說：「好了好了。」臉上掛着笑，生怕八路軍怪他強嫌飯不好，擺弄他。

敵工幹事在對面的屋子裏放了個小桌子，兩個燈子，一個一個叫過來問話，先問了幾個壯年人，小號兵爬在炕上，用舌頭抵破窗紙，偷看對面屋裏的情況，他看見八路軍不但沒有用刑罰，連說話都頂和氣，有幾個談話回來的，也都高高興興的，只說：「沒

關係，沒關係，咱一個小兵怕啥？有啥說啥，百事沒有！」

小號兵還是半信半疑，心裏十分紊亂，說實話哩？哄他哩？到底哄過哄不過？

老劉也問過話了，小號兵一直看着他的臉色，他笑着說：「小困子，莫害怕，沒事。」

問過話的人又傳過來一個新問題：「人家問你如今願意幹啥？回家哩？在這幹哩？還是各人都想想吧！」大部份都說：「咱就在這幹吧。」小號兵也有自己的主意。

一會，對面屋子喊道：「叫那個小孩過來！」小號兵心裏一跳，挺着胸膛走過去了。

進門，「拍」的兩腳一擡，恭恭正正敬了個禮，八路軍笑了下，拍着他的肩膀，叫他坐在一邊。

「幾歲啦？」

「十二。」

「叫啥？」

「王小狗。」

「那幾個字？寫給我看看！」

「我不識字！」

「那裏人？」

「保定！」

「家裏怎樣，能過嗎？」

小號兵一怔，心想八路軍是窮隊伍，他家正是窮人，硬說

『可窮哩。兩間土房子，種人家的地，姆給財東逼死了，從井裏撈上來，身子都泡爛了，連棺材都睡不上，爹也是餓死的，留下我一天兩頓糊糠都喝不上，前年新五軍抓兵，把我拉來啦！』說着就想哭了。

『幾時當新五軍的？』

『才……才半年多！』

『半年多？你不是說前年……』

小號兵慌了，臉可繃得頂緊，黑眼睛一轉一轉的，還想囉嗦，八路軍却問起別的了。

『在裏頭幹啥？』

『咱是個小兵，給人家打貓的！』

八路軍故意把臉一沉，問道：『不是你還帶着把號嗎？這是誰的？』八路軍把小號兵的號拿出來了，不知是誰交他的，小號兵耳根都紅了，嘴裏不由得說道：『……我會吹號！』八路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了，撫着小號兵的頭說：『小鬼，咱們這兒正缺號兵呢，已往的事不提了，就在咱這幹吧，當個小八路，打日本打漢奸！』握着小號兵的手，直問道：『好不好？好不好？』小號兵還怕活埋，做出勉強的樣子說：『好！好！』

八路軍叫他回去休息，隨走給他說：『你剛才說的話一半是假的，你叫楊慶生，今年十四歲，兩年多的老號兵了，我說得對不對？』兩面屏子的人都笑了，小號兵夾在院子裏，面對着院牆，也咯咯地吧頭埋在自己的胳膊彎裏了。

隔了兩天，俘虜們有的回家了，有的參加了八路軍，小號兵被分配到團裏了。團部駐在康村，這天黃昏，號母打着拍子，司號班正在操場上嚶嚶的練號，忽見通訊員領着一個娃娃，皮帶上拴了把號，走進團部了，小貓說：「看見了沒有？又來了把號！」墩子說：「管保是分到咱團裏來的。」大家一窩蜂擁到團長房門口，把門攔攔開個縫，見團長正在問來人的話，手裏還拿着一封信。團長瞥見號母在門外，叫道：「司號班長！」大家把號母推進屋子，團長把信交給號母，說道：「給，領回去吧，又多了一個小雀子，你們那一窩子更熱鬧了。」小號兵一走出屋子，大家就哈哈嘻嘻地圍住了，拉着手一擁走進司號班。

號母正要回班，團長說：「這才是從新五軍過來的一個小俘虜，你們要好好照顧他，教育他！」號母回到班裏，見大家正在問長問短，便說：「人家新同志走了好多路，還沒吃飯哩，快去打飯吧，一會再扯！」二非，三馬，迷糊都說：「我去我去！」都搶着去打飯打水。

這天吃的是饅饅炒白菜，端來滿滿一小盆子，小號兵走了二十多里路，餓得很，可只恹恹的吃了兩個饅。墩子說：「如今咱們生活好了，還有饅饅，你吃飽吧。」小號兵見大家都在跟前看着他，不好意思，只加了一個饅。

剛放下饅子，小貓拿起小號兵的號，一定要他吹吹，大家也說：「歡迎，歡迎！」



小號兵穿氣了一種，拿繩子吹了一個響，聽了號聲，又哭又落，大家連聲叫好，說：「這號聲真好，吹得真好，聽了號聲，都吃了驚，都跑到司號班來看新號兵，小號兵又吹了個前進號，人人稱讚，都說：『一號碼雖說跟咱八路軍不同，聲音可頂有勁，將來號碼一改，跟號母的號差不多！』」

二非小貓三馬都要小號兵報告他的學號經驗，小號兵坐在炕邊上，一邊喝水，一邊擲出一幅老資格的神氣，慢慢地說：『我學號整整苦練了兩年多！』

當天晚上，號母另支了一個舖，把小號兵睡在炕上，大家擲出了兩條毯子叫他蓋，打水叫他洗腳，照護得很週到。小號兵疑心大，看見他們總是笑嘻嘻的，心上總覺着不舒服，夜裏縮在炕上一直睡不着，想道：『咱是叫人家捉過來的呀，爲啥對我這樣好？真不是眼瞎着我，叫我給他們吹吹號，將來，哼！……』越想越不對頭，打定主意：『還是做空子跑吧！』幾天來他跑的氣頭一直沒有斷過。

第二天，天不明，人家都起來練號去了，叫小號兵多睡一會，因爲他昨天走了路。九月的天氣，早晨有些冷，號母鼻尖都凍紅了，他拿着一身灰軍裝，從外面走進來說：『小楊，換上這身衣服吧，把這頂漢奸帽扔了吧！』小號兵一見新衣裳心裏高興，但一聽『漢奸』兩個字，心裏又重沉沉的。

大家都練號回來了，嫩子、小貓一人送小號兵一件襯衣。小號兵換了衣裳見人就說：『你看，我變成八路軍了。』暗裏可只想抽空溜走，但是團裏正在整訓練兵，不是上課就是操，一天生活頂緊張。還有，無論幹啥，一羣小司號員總是和他在一塊，不斷給他指點着團裏的生活情形，小號兵也嘻嘻笑笑問別人問東問西，班長打水掃地的事也

撐着幹，手脚顫動，但心裏可總想着跑的事。

才一點鐘，下了操休息一點鐘，小號兵藉口說：「我去拉泡屎！」跑到團部後面跑荒園子裏，這裏有一棵大楊樹，小號兵想着看村子週圍的地形，哪個地方可以跑。他從小就會上樹，刺溜刺溜就扒上了樹梢，四下一看，見村子兩邊都是山，只有東西兩條大路，他想：「大路上一定有站崗的！」夜個發曉，他從政治部來時，路上就碰見了兩回，二羣娃娃拿着紅鉗子問這問那，要是沒路條，就硬是拉着衣服不讓你，從這兒跑到水冶鎮，不知要過多少村？要過多少路口？要碰見多少拿紅鉗子的？逮住了怎辦？要活埋了就糟！

小號兵正在樹上胡思亂想，忽聽村北面照照曬曬，扭頭一看，見大溝裏擠着一羣人，圍着一個土台子，台上綁着一個人，他想去去看一看，剛下到樹腰裏，聽得底下墩子嚷道：「都去看，槍斃人哩！」小號兵下了樹和墩子三馬一齊跑到村外，只見人羣已經亂了，那個被綁的人推出去了，有一個人上台大聲講話，只聽到：「……這個人老早就在漢奸隊伍裏幹事，這次又引敵人來掃蕩……」話聲未落，遠處猛然「砰」的一聲，小號兵顧不得聽話，擠到人羣裏去看，見血裏裏騎着一個人，腦子跟羊腸子一樣，圓打得血糊糊的。

人羣慢慢散了，司號班的一夥子也都回去了，小號兵只推說：「叫我再溜一會！」站在死人旁邊發愁楞來了，他想起剛才台上那個人講的話來，想起自己有些地方跟這死人一樣，在漢奸隊伍裏幹過事。

小號兵心裏總有些害怕，總想着：「跑吧！……」

### 三、號母

一直好幾天，小號兵沒有跑的機會，也不敢跑。

整訓生活真緊張，摸黑起來，剛練號回來，臉沒有洗完，上課的哨子又響了，剛跑出課堂，開飯的哨子又響了，下午還得跟着連隊一塊出操，學習投彈和射擊，小號兵跟大家一起忙碌，因為肚裏有事，有時總不免露出一些不快活相，大家看見，都以為他是新來的，總是生活過不慣，對他說話的態度和生活上的照顧都十分注意，教他識字，教他做射擊動作，給他解釋問題，有時也買些小零食給他吃，~~本來~~都是小孩子，可是大家總是把小號兵叫「小標」，一天能叫幾百遍，十分親熱，晚上睡在一個炕上吱吱喳喳的，團長真說得對：「活像一窩小雀子！」

號母也是一個大孩子，姓雷，人家都叫他「雷孩」，他很了解孩子的心理，遊戲時他最能打跳，工作時誰再耍廢，他就板起臉：「這是啥時候？」孩子們都很聽他的話。他對新來的楊慶生同志很關心，小號兵在新五軍裏染了一身疥，一位一年多好不了，號母那天看見了，就說：「你爲啥不早說？」馬上去找衛生員，弄了些膏子來貼，又在天天晚上睡覺以前，弄一些藥草來給小號兵搽，大火燎起來，小號兵脫得光溜溜的，站在火邊，直烤得身上不癢了，小號兵說一聲：「行了。」這才掃了草灰睡覺，小號兵心想：「我在新五軍裏，害了一年多疥，滿身流黃水，夜裏滾過來滾過去睡不着，問過我一聲？」

小號兵學的是漢奸隊伍的號，跟八路軍的不一樣，比方衝鋒號，新五軍是：「弟噠弟噠，弟噠弟噠——」八路軍就是：「噠噠弟噠，噠噠弟噠——」小號兵一時改不過來，可是練了好幾天，哪一早晨號母也沒有發過脾氣，總是手裏搖着號，耐心的說：「再來再來！」或是：「不着急，慢慢來！」小號兵見號母這般和氣，努力要把號吹好，臉都擰紅了，還沒吹對，號母又說：「不忙，換換氣再吹！」要在新五軍裏，早把耳巴子挨上了，那號母一說三橫，張口就罵人，不是：「你姐姐的皮！」就是：「入你個小舅子，笨豬！」一掣兩腳打得你喘不上氣來，還得站得端端的硬受！

小號兵慢慢疑惑起已往管官的說的話了。

雷孩最會「擺古」一到休息時間，大家就圍起來要號母說故事，什麼「打胖官」什麼「豬八戒招親」笑得你肚子疼。他可把臉擰得緊緊的一聲不笑，再拿手一比個，眼一擠，頭一搖，直惹得大家笑出眼淚來。

這天晚上，息燈號還沒吹，大家要號母擺古，號母推不過，就擺了個「小人國」，小號兵一邊聽，一邊聽，說完，大家都大笑了，小號兵笑得不夠勁，號母覺得小楊有些拘束，就說：「小楊，新五軍裏是不是也這樣擺古？」小號兵說：「哼，那號母！臉一天吊得丈二長，號兵在他面前就像老鼠見了貓！」三馬說：「咱這兒不叫號兵，叫「司號員」！在遊戲時候和司令員也敢耍！」撒子說：「小楊你那天怎的不快活？」小號兵忙說：「哈？」三馬說：「我見你那天從後面那個大樹上下來，看了一回槍斃漢奸臉上一直不高興？」小號兵還沒說話，小貓心裏頂靈眼睛一骨碌說道：「小楊，不要怕，我也是從漢奸隊伍裏捉過來的，咱一個小娃娃知道啥？儘管放心吧，忘了那些當官們的

「小號兵看大家笑他胆小，低下頭害羞起來，號母機動的把話岔開：『小楊小楊！我看咱以後就把小楊叫小羊吧！』大家說：『對對對，就叫他小羊吧！』話一提頭，大家就拉扯起各人的『外號』來了，原來他們班裏七個人都有外號：三馬真名叫馮麟，二非是會嘉的小名，胡曉生長的矮，都叫他墩子，范鴻賓本叫范延福，因他是漢奸范鴻賓的老鄉。迷糊本姓王，說話總是慢秧秧的，不知誰給起了這個外號，小貓原名李長久，圓臉，一對眼睛頂大像個貓眼睛，號母雷孩雖沒固定的外號，連上的指揮員們見了面也要叫個『娃娃頭』！」

這天晚上，娃娃頭又給小羊解釋了一番，小貓也拿自己的事打比，和小羊談了一陣子，末了問道：『這下不怕了吧？』小羊說：『噢，我這下可算明白了。』

#### 四、親兄弟也不過這樣。

給小羊解釋了懷疑，大家還怕他過不慣八路軍的生活，發生別的思想，時時刻刻都在照顧他。

整訓期間，團部決定十天會一次餐，這天正該着會餐了，小羊問：『會餐是幹啥？』小貓說：『吃好哩。』一聽說吃好的，小羊趕忙往毛廁裏空了空肚子，把腰帶鬆了，向老鄉借了一盤長筷子準備大吃。

原來他在新五軍時，生活很苦，一天兩頓沒油缺鹽，因為糧不來糧，有時連黑豆都吃不上，今年春天，連着吃了好幾天麻餅，每頓六兩，吃了肚子發燒，解手也不方便。

人家手脚活的人會在打仗催糧時候弄錢弄東西，到處混嘴，他自己沒有槍，也不敢搶，就只好咬着牙受苦。

今天，小羊眼睛盯着日頭，老是那麼高！往日下了操只盼多休息一會，今天可盼着快吹開飯號，二非是號值班，小羊一直問：「快了吧？」二非說：「啥快了？」小羊把筷子一舉，二非笑了。

小羊在屋裏等得心焦，便去操場裏耍，開飯號忽然響了，大家到處喊：「小羊！」小羊故意慢慢的從外面走回來，壓住心裏的歡喜，冷冷的說道：「又開飯了，成天光吃飯！」二非故意反問道：「快了吧？」小羊推二非一把就跑出門了。

大家到了飯堂，人已經擠滿了，菜還沒弄好，饅饅做得頂胖，像個小皮球，別人都等着吃菜，小羊先吃了兩個饅饅。

今天是四個碗，兩個湯，炸丸子，一端上來，小羊的眼睛也像個丸子，直在丸子上圪溜，人家一舉筷子，他先揀了個大的。

接着是紅肉、雞絲，總是小羊搗盤子，小羊用筷子夾着饅饅，在剩下的湯裏沾着，饅饅小貓都說：「少吃些吧，操心害病！」小羊臉一紅，一抬筷子，才讓炊事員把空盤子拿走。

小羊一共吃了六個饅饅，不算吃的菜，喝的湯，後晌又喝了些冷風，夜裏肚子就疼起來了，半夜裏往毛廁裏跑了兩次，上吐下瀉，驚起稀來，號母忽然間聽得「提玲提玲」的聲音，不知誰拖着鞋從毛廁裏回來了，一問是小羊，便說：「怎的了？着涼了？」小羊只說：「嗯，沒啥沒啥！」

肚子漲了一夜，天明時才閉上眼，不知幾時吹了起床號，大家總號回來，都到坑邊來問：「怎麼？小羊是不是發燒？」小羊醒來一看，見大家都搬石坑邊，便把頭往被窩裏一縮，翻一個身，故意哼哼起來。

號母趕忙去請醫生，一會，醫生拿着體溫表來了，掀開小羊的被角，把玻璃管夾在他的胳膊窩裏，又把左手從被窩裏拉出來，替他診脈。

接着，政委也來了，一進門就說：「怎麼弄的，小羊病了？」伸手摸着小羊的額頭，扯頭對號母說：「你們要好好照顧新同志哩！」又叮囑小羊不要再着了涼，走出門，又說：「告訴廚房做病號飯！」

小羊在被窩裏想道：「就是親娘老子，親兄弟也不過這樣阿。」  
他不想跑了。

## 五、棒球場裏

小羊害了一場病，大家以為他心裏總有些想不開的事，努力設法使他快活，小羊身上的疥也慢慢好了，一天跟着大家說說笑笑，也就一天的活潑起來了。

從前天起，每天下午的器械換成打棒球，棒球場裏司號班最活躍，小箭、三馬、三弄、迷糊，都是棒球能手，誰要跟他們打，那就只有輸的份！

小羊在新五軍從來沒有打過棒球，前天，小貓說：「來來，我教你！」一邊講一邊擺樣子，小羊很發暈，又看了別人打，兩天就學會了，接球準，跑的快，棒子也頂有勁。

旁人都說和小貓他們比起來不差哈。

這天下午，團長也來打棒球了，一進場子就喊：『有我一個！』獨幕已站好了兩排，團長繞這一排要當二號，原來一排守壘，小貓喊道：『團長你不行，你不會接球！』迷糊在後排說：『團長接球有辦法，來我們這當一號吧！』團長說：『就是我這個人，隨你們安排吧！』到底給迷糊他們拉去了。

小羊站在那邊排裏，看見團長來打球，又見大家這樣和他耍，覺着很新鮮，新五軍那團長可真像個活閻王，根本不到遊戲場裏來，小兵們一見他，老遠就避開了，八路軍可就是不同！

團長是個老幹部，湖南人，說話嗚哩嗚噠的，打仗時真厲害，那個連長要是沒完賊任務，他就把眼一瞪，說道：『疼（同）志，你是怎麼搞的？殺（責）仔心那裏去了？』可是一到遊戲時候他就活潑得像個小娃娃。

小羊看見小貓三馬他們和團長打球，一點都不拘束，輪到自已了，旁邊的人喊道：『來吧，看小羊的棒子！』團長，只要你扔得正確，管保給你打住！』幾十個眼睛都望着小羊，小羊雖是第一次和團長打球，但總怕人家笑話，努力想做其自然些，手握着棒子笑着說：『團長，來吧！』但是，心裏老是發慌，手有些不聽指揮，團長連扔了兩個好球，小羊都沒有接住，旁邊的人都給小羊辯護，有的也說：『小羊今天是怎麼弄的！』小羊臉一紅，心裏一着急，看見最後一個球扔過來了，哼吃一棒子，球背着棒子直直的飛出去一碰的一聲打在團長眼上，小羊窘起來了，心裏有些害怕，他聽人家說團長很厲害，前天又見過他發過一次脾氣，可不知道這一下要鬧什麼禍，趕忙跑到團長面



蕭立個正說：「團長，我錯了……」旁邊的人都烘烘的笑了，只見團長把球一去，取手帕去擦眼睛，揉了半會，玩笑的說：「小鬼呀，你這一下可算把我打苦了。」

打罷球，小羊跟大家一起往回走，小貓拍着他的肩膀說：「那沒啥，八路軍裏就是這樣，遊戲時間和誰都能耍，你又不是故意打團長！」

## 六、用不着打罵老百姓

小羊這回可真犯了錯誤。

團部偏院裏住着兩家老鄉，房東是一個老太太，頂和氣，她原是一個貧苦人，八路軍來了後，好多受苦人都翻身了，她也前後置了四畝地，如今日子很過得去，她很感謝八路軍。軍隊要借東西，洗衣服，只要你有事求她，一定不叫你空跑。

九月天，柿子下來了，老太太沒有柿樹，鄰家給了幾個柿子晒在窗台上，那天，小羊悄悄拿去吃了，老太太聽見門外有響動，從窗櫺一望，見是河鹽班的人，沒聲聲。

老太太屋後面有個毛廁，旁邊是個小門，通司號班，前天老太太在毛廁坑邊發現了一堆熱氣騰騰的糞，便用鐵鍬刨了，第二天又發現了一堆，老太太又刨了，第三天老太太就留神了，到時候去毛廁一看，見小羊正蹲在坑邊上，正是那個偷柿子的，老太太說：「喲，你這娃娃，拉屎也不給坑裏拉……」小羊一邊擦褲帶，一邊說：「你喊！你喊！」老太太溫和的說：「倒不是俺故意喊，娃娃，你這可不對呀，你已經兩三回了！」小羊怕人聽見，紅着臉，把聲音放得低低的，罵道：「你這老皮，真要上天了，你再

叫，我給你抹一嘴屎！」順手把老太太推了一把，偏偏老太太腳跟前有塊石頭，騰一歪就絆倒了，老太太就喊起來：「喲，你這娃娃，到底是不是個八路軍！」小羊一見事不對頭，一鬮子就竄出小門打拳跑掉，老太太隨後就追出來，這麼一鬧，司號班的人都出來了，小羊一看跑不脫了，索性站着不動了，心想：「這老百姓真是賤骨頭，你越讓他，他越欺侮你，你嘍，嚙出來又能把我怎的？還有啥不得了？新五軍裏這是常情！」小羊知道八路軍不與打罵，慢慢變得胆大了。

號母站在門口問道：「哈專？」不等老太太說話，小羊先搶着說：「拉屎沒有拉到坑裏，就這麼點屁事，值得那末大聲嘍？」說話時一直笑着，打算像平常一樣說說笑笑完事，誰知道這會大家誰也不笑，靜靜的聽着老太太說話，老太太把偷柿子的舉都說出來了，末了說「說來這也不算啥大事情，可是要叫那些壞人知道了，可就要給咱八路軍敗壞名聲了。」號母說：「老太太，你說得對，他是個新同志，不懂規矩。」解釋了一翻，把老太太送回去了。

這邊，小貓鄭重的給小羊說：「你這可就不對了，同志，不要說這是小事情，啥是大事情？你成天唱三大紀律歌，做的時候就忘了！」三馬說：「咱是誰的隊伍？」墩子說：「可不能再像新五軍那末了，對老百姓張口就罵，伸手就打……」三非說：「小羊，你身上那些舊軍隊的毛病，以後可要改哩！」小羊一直低頭不語，一會，號母來了，見大家這樣責備他，便說：「算了，只要明白是錯就算了，他到底是個新同志。」天黑時，墩子三馬坐在操場上的大石頭上，又跟小羊談了半天話，墩子說：「要是三個長住在你家，把你老媽這麼欺侮一頓你受得了？」三馬也勸了不少話，這麼一頓

比處罰還厲害。月亮照得明幌幌的，小羊越想越不對，又因墩子的一句話，猛想起自己已死的老娘來，不禁嘆嗷嗷流了幾點眼淚。

第二天，小羊去給老太太賠了不是，那老太太對軍隊更好了，有一天，小羊去她家借東西，她拿出好多花生山里紅，硬要小羊吃，昨天發下來被子棉花，老太太不要一個錢，用自己的線，給小羊縫起了新襪子。

小羊暗自想道：『新五軍常糧場老百姓，就當弄得沒吃沒穿，八路軍對老百姓好，不缺吃不缺穿……』

小羊不斷在進步着。

## 七、生字本

自從小羊犯了羣衆紀律以後，政委給司號班長說：『你們要加強教育哩，不能光跟他嘻嘻哈哈！』

大家進一步注意起小羊的學習問題了。

整訓中，每天都有政治課，上課時旁人都練習做筆記，小羊最近才識了幾個字，不會記，也聽不進去，常在課堂上打瞌睡，墩子小貓坐在他旁邊，一見小羊睡着了，就搓個紙捻子，往他耳朵窩裏一鑽，小羊打個冷戰就醒來了。

因爲小羊常在課堂上睡覺，指導員給司號班長說：『對小羊如今先要抓緊識字！』三天以前，三馬、小貓用自己打麻線分的紙，買了些麻紙給小羊訂了個生字本，小

羊裝在口袋裏揉爛了。最近自己又訂了個本子，他不知在那裏尋了些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舊書廢紙，把裏子當面子，弄了個二寸長的紅鉛筆，斗大的字寫得滿紙。

起先，小羊對識字不感興趣，號母說：「要識字呵，識字多了將來才能辦大事，在咱八路軍裏只要你有學問，有本事，團長司令員都能當！」這一番話可把小羊打動了，他想起了自己是一個窮娃娃，小時那些老財娃娃怎樣欺侮自個呵！娘也是因着沒啥吃，又欠了好多賬，給財東逼死的，他要幹大事，要報仇，要出一口氣！

小羊開頭先寫自己的名字，兩天還沒學會把「楊」字寫成個「揚」字，把「慶」字寫成個「度」字，把「生」字寫成個「主」字，可是沒一個人笑他，小貓捉着他的手寫，三馬墩子也在旁邊不斷指點，可憐小羊小瞎上不起學，在新五軍裏又沒人管，今天才算遇着了親人。

學會了名字還該認啥字哩？大家問他吃飯的「吃」字怎樣寫？出操的「操」字怎樣寫？羣衆紀律的「羣」字怎樣寫？……小羊覺得還有好多字需要學，三馬又給小羊削了個木頭筆，小羊用布做了個筆袋子，帶在身上，一坐在地下就畫字，大家都說小羊識字很努力，有時人家去遊戲，他也爬在桌子上寫字，眼睛盯着筆尖，鼻涕流在紙上一大堆。

不到兩個月，小羊學會了一百五十多個字，你要揭開他的生字本就看見歪歪扭扭的寫着這些字：「老日子糟隔中國人！」「漢奸走狗不要臉！」「八路救國救民打日本」「好男兒參軍」「堅決光榮」「愛護羣衆」「受苦人團結」「惡霸老財當漢奸」「該死！」等等，雖說有些字缺畫短點，少鼻子沒眼睛，但都用了「一番功夫」。

這些字小羊不但會寫會認，還會講，政委那天來司號班，看了小羊的生字本，問道：「漢奸走狗怎的不要臉？」小羊說：「你看！」做了漢奸見了日本人敬禮的樣子，還說了個第五軍常官的往日威風凜凜，見了日本人就低聲下氣的故事，說完了罵道：「那些漢奸見了日本人就知道低聲下氣！」引得大家一場大笑，政委把小羊的生字本拿住，皮上畫着些小貓小狗小雞子，花花綠綠十分美麗，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大鼻子圓臉袋的娃娃，旁邊寫着「小羊」兩個字，政委說：「喲，這是誰畫的？」小貓說：「我來！」政委說：「人家小羊長得這麼體面，你給人家畫成妖怪了。」大家都笑了，政委拍着小羊的頭說：「好好學習吧，小鬼，將來一定是個文武雙全！」

## 八、想一想

轉眼過了兩個多月，年關到了。

爲了檢查思想，推動工作，幫助同志進步；政治部指示各部從下到上召開「想一想」會，回顧這一年來，政府老百姓對軍隊怎樣？軍隊對政府老百姓怎樣？

司號班在每天晚上開會，已經舉行了四次了，一個一個的回憶，自己發言後大家補充。七個人都「想」過了，只留下小羊了，他像是有些事情很難出口，人家都搶着：「報告，我來檢討！」小羊者是不肯，一直遲到今天。

下午，大家都正在遊戲，小羊偷着跑回來，蒙着被子睡了，可不是睡覺，是在想今晚的「想一想」坦白「哩？還是「不坦白」哩？他怕說出來人家笑話，可是又見戰子

前天在會上坦白說，魏春天在河西掉了老鄉兩根針，吃了老鄉好多紅薯，說了後沒一個  
人笑他，也沒受處罰，號母還說：「誰也莫笑話誰，不管大小事盡管說吧，能說出來你  
已經是進步了。」

小羊想了想，決定今天會上把什麼事都要「坦白」出來。

遊戲回來，正是掌燈時分，今天迷糊是值班，點起了一盞煤油燈。

一個三間大的屋子，粉白牆，四面牆上貼着標語：「隨時不忘羣衆！」「努力學習  
不斷進步！」「最坦白的人是最愉快！」屋當中地下埋了一口鐵鍋，裏面生着一堆紅紅  
的木炭火，大家把板凳放倒，坐在周圍，靜悄悄的嚴肅得像個大人。

別人都過慣了會議生活，一發言就是一大套，小羊可不會，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  
也是他今天心裏有事，動作有些拘束。

班長坐在窗下的桌子上作記錄，看見小羊的樣子，怕他說不出話來，便說了個笑話  
，讓會場空氣活潑起來，大家見號母一鬧，就打起跳來，你掏他的胳膊窩，他捏你的鼻  
子，小羊也跟大家耍起來。

鬧了一會，班長說：「今天該小羊想一想了，你是個不上三個月的新同志，就主要  
的檢討一下你來八路軍以後有些什麼進步？現在思想上還有什麼問題沒有想通？那次羣  
衆乘紀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必再提了。」小羊接着就發言了：「有些事你們還不  
知道哩，說話時嘴邊笑着，臉可紅了聲音也不利落，眼睛只盯着篝火，手背，又說：「  
我這嘴饞，常愛吃些零碎，又沒錢，就去串門子，見老鄉家裏有花生有柿子，我就說  
：老鄉賣給我一塊錢的吧，可是老不掏錢，老鄉見是八路軍就說：喲，買什麼，念些去

吃吧。我就這麼着天天吃東西，這是我的缺點，我以後要吃苦，再不吃零嘴了？說到這，大家都笑了，班長怕小羊不說了，顯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小羊不會囉嗦，有啥說啥，便又說第二件事：「我在新五軍裏，聽官官的說，八路軍是一羣土匪，整天鑽在山溝裏，缺吃少穿，亂要亂殺，長頭髮髯臉，不通人情，捉住俺們就活埋，我剛來時，頂怕，老想跑，差點跑了。」便把那天上樹的事說了，未了說道：「我今天的檢討就這，沒了。」說完話，臉上十分快活，不拘束了，大家都輕輕的笑起來，小羊趕忙把在昨天會上學得小貓的那句話加上道：「希望大家不客氣的批評我，我好進步！」班長笑着問，「如今還不想跑？」小羊說：「如今明白啦，不跑啦！」班長說：「以後要再給他們捉住哩？」小羊翻了翻眼皮說：「捉住我也要儉着跑回來！」班長誇獎的說：「這才是好漢子！」

今天小羊的發言太簡單了些了，不很深刻，但大家見他是個新同志，不會檢討，有些話平常都說了，便不細求了，隨便和他扯起來，三馬發問道：「你爲啥一定要當八路軍？」八路軍到底有啥好處？」小羊滿肚子的話，一時可不知道先說什麼才好，只是隨口說道：「八路軍打老日，給受苦人辦事，不打罵人，待人和氣！」聽了他的話，大家都面對面的微笑着，用眼睛考問着小羊，班長說：「你那疥瘡是怎樣的？」小羊說：「哦，是了，我這疥瘡在第五軍裏就沒人管！一來八路軍不幾天就好了。」小貓說：「你那被子誰給你縫的？」小羊說：「是老太太來，哦，莫忙，還有哩，咱是老百姓的隊伍，咱對老百姓好，老百姓也對咱好！」剛說完，又加了一句：「咱班裏大家對我都好，我心裏實在過不去！」

接着，大家都對小羊提了些意見，批評了他的缺點，稱讚他進步很大，識字積極。又說對他的教育和幫助還不夠，只有范延福沒有發言，這孩子常不愛多說話，墩子說：『范鴻賓，你怎的不發言？』范延福說：『我提議以後不許把人家楊廣生同志叫小羊。』小貓說：『叫個外號有啥關係？』范延福說：『有啥關係？俺們姓范的還有不少好人，爲啥一定要給俺起個渾好名？』小貓做個鬼臉說：『那你說你就算了，爲啥要拉扯旁人？叫你范鴻賓你就真成了范鴻賓了？我偏要叫你范鴻賓——范鴻賓！范鴻賓！』連范鴻賓自己也嘆喏一下笑了。

最後，班長做了結論，號召大家更進一步，照顧幫助和教育楊廣生同志，又特別指出：『楊廣生同志的號比大家吹得都好，他們應該虛心學習他的技術！』會後，又打跳了一陣子才睡覺。

## 九 老革命

小羊學習更積極了，年關總結時，司號班選了他個學習模範，還得了不少獎品，他大大的活躍起來了，活潑快樂，敢說敢笑，不管在操場上，課堂上都成了活動份子。每天早晨會操時，司號班都在旁邊練號，小羊總愛出個洋相，吹號時耍個花，調子裏多加幾個字，戰士們指指點點的一個傳一個，都認識了小羊，人們紛紛議論小羊的過去和現在。

整訓總結那天大閱兵，司號班集合起來在隊前唱軍樂，小羊挺着胸膛走着正步，臉



擦得通紅，遠看像個大紅柿，戰士們低聲互相說着：「你看你看！」  
隊伍繞場一週，只有小羊和號母奏着主調，別人都配着和聲，連下同志都說：「那小傢伙的號就是有股特別味道！」

過了年，正是舊曆臘月天，部隊進軍道清線，冰天雪地，行軍打仗，小羊很能吃黃，他給脖子上圍一條白肘絲手巾（得的獎品），皮帶上拴着個小手榴彈，乾糧袋圍在腰上，右邊揸個小掛包，左面揸個大衣卷，（號母送他的一件勝利品），腿頂短，裹腿打得很粗；屁股蛋上吊着把小銅號，走起來，滴溜嚮嚮的，行起軍來，總看不見他有個疲勞樣，跑得頂快，頂帶勁，從沒有掉過隊，有時還要求替旁人揸東西。

有時，隊伍打了一天仗還沒吃飯，戰鬥一結束，小羊就尋柴弄水燒火做飯，樣樣都幹，有時宿營了，房子少，自己睡門板，讓別人去睡炕，班裏的同志都吃驚的說：「小羊成子老八路了！」

小羊打仗時也很勇敢，他參加過兩回戰鬥，看見連裏的司號員們，都很英勇，不怕流血，心想：「我也不能叫人笑話！」打程封，打章五，都是天快明時開火，還是滿天星星，小羊的號在早晨的冷空裏一連串的叫起，敵人從夢裏醒來，胡亂打槍，小羊跟着主攻部隊，子彈在耳邊嗖嗖穿過，小羊十分胆大，像號母那樣站得筆直，只管吹號，二動也不動，戰士們一聽見他的號，勁就上來了，一個衝鋒就把敵人壓倒了。

自此以後，人人都說小羊的號吹得漂亮，每一次戰鬥小羊總是在主攻方向，一遞緊急關頭，團長總是喊：「調那個小羊上來！」小羊的名氣越來越大，人們一碰見他，熟識的就叫「小羊！」不熟識的也要叫個「小號兵！」都說：「過來過來！」很愛和他

玩。

六月裏部隊又向平漢線前進，大熱的天，隊伍在行軍中不斷小休息，小羊常常在隊前幌來幌去，喊這個，叫那個，要不就「嘩嘩」的吹兩聲號，指揮員們一抓住他就摀住耳朵問：「說，你叫啥名字？」

那天行軍，小羊屁股上吊着號，從大隊旁跑過，三連文書喊：「小羊小羊！」小羊回頭一看，知道他是個「活寶」不理他，只管走了。文書說：「喲！看你一搖一擺的，倒像個老革命！」隊伍裏引起一陣哄笑，從此好耍的人們一遇見小羊，就招手喊道：「老革命！老革命！」

## 十、被俘

八月十日老日子投降了，七分區部隊奉命向道清線前進，第一步是收復盤下的輝縣城。

圍困了兩天，敵僞不投降，第二天的黃昏，部隊展開了攻擊，敵人一面抵抗，一面準備逃跑。

半夜時候，槍聲小些了，城外部隊準備着新的攻擊，就在這會，敵人突圍了，向新鄉逃去，指揮部下令追擊，小羊被分配到這支追擊部隊裏，臨走，號母匆忙的說：「跟着趕隊可不要亂跑，小心出事，大家等着你！」

小羊跑得氣喘喘的，緊跟着隊伍，一邊走，黃連長說：「小羊，這羣東西可把輝縣

老百姓糟蹋夠了，咱今天要打他個落花流水，你可要使勁吹號囉！」小羊說：「囉！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

天氣陰沉沉的，平原上的野風呼呼，前面跑的快，後面也追的快，只聽見一串沙沙的腳步聲，在橫在面前的一條小河邊，敵人發現了後面的追兵，一陣混亂，好多好多被打死在河心裏，順水流去。這是大反攻的第一炮，小羊高興極了，在一片槍聲中沒命的吹號。

「兔兒追急了也要咬一口！」敵人鑽在玉米地裏頑抗起來了，衝上去的戰士們稍退了一下，爬在土坎上打手榴彈，小羊在匆忙中也解下自己腰裏一顆太行造，塞進敵人窩裏，「轟隆……」火光在夜色裏亂飛。越打越眼紅，追兵和潰兵扯成一團了。

人羣十分混亂，小羊在中間擁擠擠，怒的被誰在臉上重打了一下，腳下一踉蹌，胳膊給人扭住了，小羊正要掙扎，却已被拉到水邊了，「撲通撲通！」敵人把他拖進水了。

河水有半人深，多虧小羊小時會游泳，要不就淹死了。過了河他才發現自己被俘了，當槍聲停下來的时候，他知道對岸自己的人回去了，對着滾滾的河水，對着那寬寬的河岸，小羊流起眼淚了。

敵人跑得零零落落，過了河又跑了二三里，才收拾了一下狼狽的人馬，在一個村邊上歇下了，當兵的都散到村裏去找火竈吃喝。天已黑了。

小羊被人家捆起了兩手，滿身水淋淋的，屜邊吊着兩桶鼻涕，嘴角裏流着血絲！銅號也不知幾時丟掉了。一路上，日本兵端着刺刀故意在他面前晃來晃去，要不就踢他二

脚，打他一拳，小羊受盡了欺侮。

進了村，他被帶進一個小屋子，裏面正點着一堆火，燒着老百姓的一個窩櫃子，旁邊坐着兩個人，一個人鼻下留着短鬍，儼是日本人，另一個鑲着金牙，撇着京腔，他們正在火邊烤着濕衣服。

小羊一溜門，鬍子鳴啦了兩句，金牙瞪着眼睛說：「小土匪，說實話，你是個幹什麼的？」那個牽繩子的說：「報告，他是個號兵，我昨晚上暮忽忽的看見了，就是他在吹號！」慢慢地屋外擠進來一羣人，有些壞傢伙主張：「碰了他！」金牙把尖鼻子一聳，把滿肚子的氣都想在這孩子身上發洩一下，他取出盒子槍，用槍頭在小孩額頭上敲着，咬着牙說：「我把你呀！我把你呀！……」一縷鮮血沿着小羊的鼻樑流下來，他一聲也不響。

恰巧這會又網進來一個碎廢，金牙發瘋的路起來罵道：「你們這一羣惡賊，你們想怎麼着？想上天嗎？咳咳咳！」便命金左右道：「去去去，砍了他！」

爲了問口供，小羊被幾個把頭網在腿上，擡在一個滿載行李的牛車上，碰碰河河的拉進新鄉城。

## 十一、獄中

小羊被關在牢裏了！

一個不到兩間寬的小房子，黑洞洞的，只是在上午被推進來的時候，門開了一下，就在這一剎間，放進一點光亮，小羊只見房裏圍着幾個人，東倒西歪的擠在一個小炕上，另一頭放着個拉馬的馬桶，小羊正想細看，一砰的一聲門關住了，他被泡在黑暗裏了，接着是一股一股難聞的臭氣沖得他頭昏。

房裏的人聽見門聲響了，見推進來一個穿軍裝的小孩子，擠出一個地方讓他坐，小羊渾身的衣服還濕着，頭有些發燒，倒在炕角裏，身子都軟癱了。

身邊有一個人問道：「你這娃娃，是怎的打爲啥？」小羊說：「捉過來的，八路軍！」一聽這話，那三個人都「唉！」的一聲替小羊嘆息起來了。原來他們都是被從縣抓來的村農會主席，前天還有兩個八路軍和他們一塊坐監，如今已經完了，他們料想這孩子也活不成。

小羊聽他們嘆氣，知道事情已經定了，他比誰都明白，他在新五軍裏見的太多了，那些狗漢奸多狠心呵，一捉住八路軍那就甭問了！

小羊閉着眼，一時也沒氣力說話，他們問長問短，他只「嘿」的答應着，四個人身子靠身子都沉默起來了，土炕墊得人腰疼，可是誰也沒辦法，誰都被銜着手。

小羊面仰着天，望着一片黑際，耳邊「絲絲」的響，他想起小貓，想起驢母，想起團長，想起……就再見不着他們了嗎？」他哭了。

小羊昏沉沉的睡過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耳邊「嘩」的一聲，小羊睜開眼睛，四面張望，背後牆上忽然出現了一個碗大的圓口，透進光來，有個戴軍帽的人頭在外面飄動像是看守兵。小羊從炕上掙起來，心裏有些跳，但聽到外面說：「吃飯！」才放心了，跟旁人一齊蹣到門口。

借着光亮，小羊細看了一下和自己同屋的那三個人，都是莊戶人，兩個年青夥子，三個老年人。

外面遞進來八個小饅頭，看守兵說：「一人兩個！」那個老年人手都拘腫了，接饅頭說：「能不能把這手鏹鬆一下？」看守兵說：「不能呀，老鄉，受點屈辱，這是上頭的命令，喲一個小兵怎敢隨便？」

小圍門關了，屋裏又黑了，老年人忽然說道：「你吃吧，小同志，我反正是要死在狗入的手裏了，吃不吃沒啥，你不能餓着，你年歲小，也許不會毀你的，吃吧！把我這兩個給你！」小羊說：「我這會吃不進去！」老年人又說：「同志呵，你是打輝縣城才叫敵人捉住的，那些王八旦把輝縣大欺侮夠了，你們救了輝縣人，我不忍看着你受罪！」說得小羊也難過起來了，他和老年人談了好多話，知道了這是四軍軍的監獄，知道了這裏天半夜殺人，知道了凡捉住八路軍農會民兵不問道理都要弄死，可是老年人說：「你是個小孩，想法兒哄他吧，跑出去再說！」

「會問來問了，來了！」一個兵說：「這小孩子不出來，問你說話！」小羊帶着手鏹

可到一個大廳裏，一進去，旁邊掛着白門簾的一個小廳裏，有人喊道：「帶進來！」小羊跟着進去，見屋裏很是華麗，光溜溜的電漆桌，舒服的躺椅，滿牆都掛着美人畫，桌前立着個半人高的大鏡子，鏡面正鑲着一個大紅太陽，小羊看得眼花，怨聽得「姑好！」一聲，定睛一看，見桌旁坐着一個大胖子，眼鏡，八字鬚，這人「竟承羊，覺着有些稀罕」，看着鏡子一直端詳，老半天才問了名字和年紀，接着說：「哼，看你這模樣，可憐透了，來，先吃點東西，你們那土匪隊伍可夠窮的了！」叫把手鑄鑿了，遞給小羊一塊點心，小羊不敢不吃，伸手接住，胖子看小羊吃着，一直天真的迷着眼笑，他長着兩隻山羊眼睛，死巴巴的頂怕人。小羊心想：「你看那兩個眼，惡狠狠的，這麼哄我爲了啥？」

「胖子忽然說：『你在裏頭當的是號兵？』小羊沉住氣，胡謔道：『我原在第一路楊團長那裏當號兵，八路軍打鶴壁把我捉去了，如今還不到兩個月！』胖子死板的「哼」了一聲說：『哼，撒謊，你一定在裏頭幹了三四年了，你是不是個小共產黨？三四年也該升個黨員了！』小羊連忙說：『官長，我不懂哈叫共產黨，我實在是給八路軍捉去的。』

「說完話心裏很發慌，生怕漏了洞，胖子却奇怪的把頭在空裏轉個圈說：『放的堂堂的中央軍不當，去當那個土匪隊伍，真是傻透了，如今快回到咱們四十軍來吧。』小羊心想：『四十軍明明是漢奸隊伍，怎的又成了中央軍？不管叫啥名字，反正都是一個貨，我嘗過你那味道！』嘴裏却乖巧的說：『只要官長收俺！』胖子摸着八字鬚，嘴裏笑着，眼睛閉着，半天不說話，小羊鼓起兩個圓圓的黑眼瞞道：『哼，你心裏琢磨啥？你覺着我哄你哄了？我知道你們那狼心腸的，反正叫你們捉住，至多就是個死吧。』半會，胖子才睜開眼慢慢的問道：『你們那司令叫什麼？』小羊淡淡的說：『姓朱，叫

「叫——叫個朱德！」胖子以爲孩子沒有聽懂，擡下頭說：「你是那部份的？」小羊說：「同號班！」胖子說：「你這孩子，笨、笨、笨！我是問你——」小羊顯出不明白的樣子說：「問啥？旁的咱可不知道！」胖子不耐煩的說：「你們原先在那裏住着？」小羊說：「在盤上，忘了村名叫啥了。」胖子開始發現這孩子在騙他，從牆上摘下一把日本軍刀，明晃晃的放在桌子上，威嚇的說：「今天要不說實話，我宰了你！不怕你鬼火！」小羊要哭的說：「官長咱才過去不幾天，實在啥都不知道！」胖子還問了好多事，小羊想道：「他問了我的話，不知要幹啥鬼事情，那我就對不住死路軍了。」又想：「反正是難活了，說了也是死，我死也不能給人路軍丟人，叫號母他們聽着笑話。」便咬着牙，一概都說：「咱怎會知道？」胖子氣急了，羊眼睛一瞪，狠狠打了小羊兩個耳光，小羊「哇」的一聲給他哭出來。

忽然，門簾掀開了，進來一個搽胭脂抹粉的年輕女人，這是胖子的姨太太，一進來，把小羊上下端詳了一陣，就妖聲妖氣的說：「喲，這末一點點個小兵，你是那兒的？」轉頭對胖子說：「你這老糊塗，爲啥打他？」胖子一見太太就軟下來了，小羊見狀，趕緊哭着叫道：「媽媽……」姨太太高興了，一定要小羊給她做勤務兵，胖子雙方做出生氣的樣子說：「不能！不能！這小困子是個小奸匪！」但總抵不過姨太太最後折磨了。下，叫小羊暫時仍押進牢去過兩天再說。

小羊被押回來，但屋裏沒人了，正在疑惑，忽聽門外有呻吟聲，那三個人被看守兵攙回來了，原來小羊走後，他們被帶到另一個地方去審問，敵人用棍子壓他們，叫他們供出慶會的人名，他們至死不講，那個老年人腿肚都給壓裂了，一躺在炕上，嗚咽起來。



小羊想安慰他，可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天黑了，門縫裏的那一線光明也不見了，這一夜多長呵！

炕小，跳蚤多，心裏又不安，小羊一直睡不着，心裏頂亂，一會記起白天踢自己「土匪」的那個胖子審判官來，暗想：「哼，年時個，我還跟着你們罵八路軍是土匪，如今我也成了土匪啦，可是我沒有搶過老百姓一個大子，嘔，反正由你們那皮嘴說哩！」一會又想到八路軍，號母小雞……的影子一直在眼前轉，半夜時候，他盯着們，側着耳朵，靜等着不辭的事情，還好，這一夜沒動靜。

## 十二 小羊不見了！

河水嘩嘩的響，敵人不顧死活的從河這邊跑過去了，槍聲不響了，指揮員命令：「整理隊伍！」追擊部隊集合起來了，黃連長立刻發現圍部的小號兵不見了，他派遣訊員上別的連去找，回來都說：「沒有見！」他急了，把三個通訊員都分到附近去找，自己也在河岸上喊起來：

「小號兵！——小號兵！！——小號兵!!!」

「小羊！——小羊！！——小羊!!!」

但還沒有回聲，河水依然嘩嘩的流，天黑漆漆的，星星的小雨撒下來了。……  
「這小鬼，咳嗽，完了！完了！」黃連長絕望的在岸邊稀軟的沙土上重重的踩着腳。

「會，通訊員回來了，有一個報告道：『二排有個戰士看見了，說小號兵叫敵人扭走了，這不是他的東西！』」這是從通訊員手裏接過來一個蹣跚了號筒的破號，長嘆了一聲。

輝縣城打開了，圍城部隊進了城，人們好奇地在這打過仗的市街裏踟躕着，小號三馬夾在人羣裏，到處亂竄，他們一整夜沒看見小羊了，很想街上碰見他好一塊轉遊，但走了好幾條街巷，遇着些熟人，總沒見小羊。

晚飯前，下連的號兵就回來了，司號班的人都齊了，就是不見小羊，號母說：「他跟着黃連長去攆敵人了，等會就回來！」

小貓三馬，二非，墩子，范鴻賓，都檢了不少勝利品，紅鉛筆，日記本，花線織的小書包，……雜七雜八一大堆。小貓特別挑出來一個東洋小馬刀，鮮紅鮮紅的化學刀鞘子，刀把上雕着花，準備回來送小羊。

司號班住在一個漢奸老財家裏，睡椅，蚊帳，珍瓏的小茶壺，九分闊氣，桌上放了一個打仗得來的鐵匣子，「大頭和尚」「小放牛」京戲，相聲，片子很多，號母便把留聲機開起來，旁邊有的剛洗了腳，光着腿躺在椅子上，有的慢慢的呷着茶，都安詳的閉着眼睛，聽着唱片很開心。

忽然，留聲機裏大笑起來了，聽的人也笑了，號母說：「要叫小羊聽見了，也要跟着這洋人笑得喘不上氣哩！」

別人都聽唱片，范鴻賓不見了，一喊，他却在小房裏，原來他正在給小羊弄鐘鏢，這是一隻小竹床，上面鋪了一張厚厚的大黑氈。

三馬墩子都說：「小羊爲啥這時候還不見回來？」正說話，參謀處任參謀進來了。他謔：「你們倒這末高興，剛才黃連長報告，小羊被俘了！」青天霹靂，大家從椅子上跳起來，面面相覷，半會說不出話來，留聲機沒人攪了，發出嗚嗚的哭聲來。

開飯時，司號班好幾個人沒有去吃飯。

壞消息，馬上傳開了。

「小羊被俘了！」團部各單位中間傳開了。

「小羊被俘了！」各連連部傳開了。

「小羊被俘了！」戰時們中間傳開了。

人們紛紛詢問着小羊被俘的經過，都說：「可惜！可惜！」團長政委剛一聽別人講，直問：「真的！」還希望這是一個不真實的消息。

晚上，黃連長犯了錯誤似的站在團長面前說：「事情一發現，敵人已經過了河，實在沒法救了，聽說現在已拉進了新鄉城！……」。

### 十三、逃走

第二天，天明後，老年人說：「小同志，不要緊了，你好好睡一會吧！」誰知那些漢奸們今個要在大白天殺人了。

是在下午，天陰着，「嗚」的一聲！牢門打開了，一隊兵在門口分成兩列，一個

凡在門口一招手，四個人走出來了。

在一個老大的荒園子裏，有一塊剛剛挖開的土坑，日本兵和已換上「中央」臂章的皇協軍，嘻嘻哈哈的在坑邊的黃土堆上圍成一圈，四個「犯人」帶來了，他們讓出一條路來，小羊知道是怎樣回事了，突然間臉色變得慘白。

「喂，小土匪，看見我了嗎！吓得我連魂都沒有了！」坑邊有人說話，小羊一抬頭，見前天審問他的那個胖子站在坑邊的人羣裏，慢慢的吐着烟圈，那兩隻羊眼睛變成狼眼睛了，小羊想說兩句話，可總是說不出來。

胖子獐笑着，在每一個犯人身上打量着，勝利的獐着八字鬚，朝那個老年人說：「你們共產黨向來就講究英勇犧牲不怕死，那咱們就照辦吧。」然後抬着下巴，命令着：「還等什麼？早點叫他們舒服吧！」馬上有幾個兵來推那三個農會主席，小羊斜眼向他們一瞥，見他們臉上的肉在抽動着，人在臨死的時候，多難看呵！

農會主席被推進坑了，他們不知還喊了句什麼，小羊正在尋思，忽聽胖子喊道：「埋！埋埋！把這個小東西也推進去！」小羊只覺自己的胳膊給人攙住了，往前跑了兩步就昏過去了。

小羊醒來的時候，見自己坐在坑邊上，那三個農會主席不見了，旁邊的人正在填土，他仰頭一看，見自己周圍站滿了人，都在裂着嘴笑，胖子笑得身子直往後仰，用指頭敲着小羊的頭說：「小土匪，要不是念你只有這末大，早把你一脚踢進去了。」

小羊屈辱的被帶回來，給胖子的姨太太做起勤務兵了。  
這女人是個狐狸精，一天胡吃浪喝，一頓總是好幾個菜，抽料麵，看戲，常常半夜

睡覺，十二點鐘起牀，胖子在她跟前，也是輕皮淡臉，常引一些雜七雜八的人到家裏來，麻將，姨太太和那些人眉來眼去，小羊覺着很不順眼。

這女人是個潑婦，動不動就發狂，小羊做事稍微不稱她的意，她就罵道：「你這小賊種，你這賤骨頭，你要撒賴，我說句話就把你弄死！」小羊一天提心吊膽的，事情做好了，有時還可以得一塊糖吃，一不對頭，這妖精還會弄人，小羊臉上給他弄得青一塊紅一塊。

小羊一天頂忙，家裏常來人，烟屁股，瓜子皮丟得滿地，每天光掃地就得十多回，那妖精常在晚上看戲，大半夜才回來，小羊坐在燈下打盹，等她回來才敢睡覺，昨晚上睡到天明時才回來，小羊睡着了，她一進門就喊：「喂？人呢？燈呢？」就又罵道：「你這小賊種！你這賤骨頭！……我該句話就把你弄死！」

姨太太給衛兵說了不許小羊出大門，小羊一個人睡在一個小土屋子裏，常從夢中哭醒來，夢裏常遇見他那給人逼死的娘，遇見前天給胖子活埋了的那個老年人，遇見號母，小貓，三馬……團長政委……

從夢裏醒來的時候，小羊就更難過了，還是他一個人孤零零的睡在這兒，永遠在這兒受作賤嘛？不能！這惡胖子！這妖精！這漢奸！這些好吃懶動的人！這些殺人賊！……說不定那會不高興了！說句話就把你弄死！」

他想回家去，已經沒家了，想來想去，只有八路軍是自己的親人、政委、號母、小貓……他們待人多親愛！他們是受苦人的隊伍！他們做的是正經事！跟上他們將來才有出息！小羊還記得他會給號母說過一句話：「提任我也要偷着跑回來！」他如今想：

「我不能說空話，無論如何要跑回去！」新鄉這一帶又不像根據地那末多的「拿紅鋪子的」小羊決心：「跑！」

這天。天剛黑，胖子妖精都不在，院裏人都出去散步了，小羊要溜走了，他扭着姨太太床頭的皮箱想弄點錢帶上，可總是扭不開，只在桌上的「洋糖」瓶裏狠狠的抓了一大把，把兩個口袋塞得飽飽的。臨走，把屋裏踢打得一團糟，鎖上門，心裏突突的跳，大着胆上了院後面一棵大樹，翻牆跑了。

## 十四、我是八路軍！

小羊從牆上跳下來，不敢走大街，在烏黑的巷子裏亂竄着，碰見哨兵問口令，胡亂答應兩聲，人家見他是個小孩，也就放過去了。

出了新鄉城，天下起雨來，小羊倒放心些了，他往日聽說城周圍都有八路軍，就向曠野裏飛快的跑開了。

他像個出籠的小鳥，眼睛急得要發火了，冒着雨，約莫跑了半個時辰，走到了一個小莊上，他進了村邊的一家，遇着了個慈賢的老太太，這老人一聽他說「八路軍」，舉起麻油燈吃驚的把這孩子打量了一番，當她看見那兩個乞求的圓圓的黑眼睛時候，她說：「喲！可憐的孩兒呀！」把自己孩子的衣服給他換了一身，吃了兩個玉菱餅子，留他在暖炕的熱炕上睡了半夜。

剛躺在炕上的時候，小羊閉起眼睛，想着：「那妖精這會也許還開不開門哩？也許還在屋裏殺雀哩？急死她吧，氣死她吧！」想着，笑着，猛記起口袋裏還裝着糖哩，伸手一摸，却只留下幾塊了，原來跑得太慌了，都掉在路上。

小羊遞給老太太一塊糖，自己也「圪崩圪崩」的咬吃着嘴邊流着甜涎水，一直就睡過去了。

天明時，雨停了，老太太說：「娃娃，帶上這兩個窩窩頭，朝着西南跑吧，那邊有八路軍！」小羊就又在黃河岸旁的這一塊沙地上跑起來了。

這一帶情況很混亂，雜牌很多，八支隊，李狼頭的土匪隊伍到處亂竄，小羊一路上碰見好幾回，見他們押着搶來的糧食和牲口吊兒浪當從對面走過來，他便蹲在路邊的柳樹行裏拉屎，都躲過去了。

有一次，走到一個村邊，看見村裏站着個哨兵，小羊心裏着急，恰巧，後面過來個推糧食車的，就趕忙去給那人拉車子，進了村，那哨兵就沒問，就這末一路上往前混着，天黑時，跨過平漢線，這一夜小羊沒敢在村裏住，睡在一個小廟裏，是個關爺廟，神桌前有個石條，小羊倒下去就呼呼的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小羊從石條上爬起來滿身都潮濕了，抖擻一下出門又跑，半路上又碰見兩回雜牌，他們都不細問。可是越往西走，事情越麻煩，老百姓比軍隊還問得細。

半晌午，小羊走到喬莊，給一個老鄉查住了。扯着胳膊拉進村裏，問問這，問問那，小羊不知道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不敢說實話，只是隨口胡說，這人見小羊發慌，更疑惑了，像見了仇人樣的，大喊道：「你說，你是八支隊還是李狼頭的？不說實話我抽

「死你！」小羊含糊的說：「這！這地方有沒有八路軍？」這人說：「哼你想打聽八路軍的消息，小狗入的，你八分不是個好東西！」出掌就要打，小羊趕忙說：「我是八路軍！我是八路軍！」這人聽了這話起初不相信，等小羊把事情說明白了，就完全不一樣了，連聲說：「莫怪莫怪，小同志！壞軍隊這兩天到處放槍，老百姓算把他恨透了！」引小羊吃了一頓飯，指着一條小路說：「小同志，一直往前走吧，馬莊就有咱八路軍！」原來這是冀魯豫九分區根據地。

小羊在風天裏整整跑了兩天，沙土在臉上鋪了厚厚的一層，因為心裏着急，舉動十分倉惶，走到馬莊沒遇見隊伍，却又給老鄉盤問了一番，費了好多周折才說清。

聽說隊伍往前走了，小羊心想：「不管是那部份，只要是八路軍就好了。」就又往前趕，到了沙屯，見街上寫着不少標語：「擁護共產黨八路軍！」「軍民團結起來！」小羊知道是回到自己家裏了，心「嘩」的一下放下來了，但腿馬上也軟了，走不動了。半後晌，才走到小莊，誰知又碰上了些穿黃軍裝的軍隊，叫人家捉起來了。

小羊前晚上，跑出新鄉時，只顧亂跑，實在是繞遠了，這裏已是原武地方。

## 十五、受了委曲

賈支隊的哨兵站在村邊上，看見遠遠走來了一個小孩子，喊道：「站住！」小羊聽頭一看，見那哨兵穿着黃衣服，叫苦道：「天哪，我又碰在皇協軍手裏了！」哨兵叫



「過來！」

小羊走到哨兵跟前，哨兵問：「那裏的？」小羊說：「是劉麻武去看親戚來！」哨兵說：「你是那裏人！」小羊的口音不像本地人，便支吾起來了，另一個哨兵聽着不對頭，就說：「跟我來！」向村裏帶去了。

小羊被帶進一個院子裏，哨兵進屋去報告，裏面有個人說：「如今沒空閒，先關起來！」小羊又被關起來了。

一進房子，他問看守的哨兵道：「你們到底是那一部份？」哨兵說：「新四路！」小羊想道：「八路軍裏怎會有個新四路！一直就沒聽說過，糟！」心裏急的想哭。

這裏關的都是漢奸土匪，他們見小羊進來，都來問話，小羊說：「你們都是那裏的？」一個說是新鄉城裏的，一個說是保安團，又看見他們那流氓派頭，小羊疑惑道：「這都是些漢奸，漢奸怎會押漢奸？」一會又聽得外面塲裏隊伍唱歌：「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紅燈……」又唱了個：「鐵流二萬五千里……」小羊心裏高興了，斷定這是八路軍，便大胆的向哨兵說：「同志，我是個八路軍！」哨兵奇怪的問道：「八路軍？你知道九分區不知道？」小羊說：「不知道！」因為小羊是太行軍區的，那裏只有八個分區，哨兵說：「哼！那你安寧的待着吧，不要把八路軍當成傻子了，騙不過！」小羊忙說：「我是七分區的。」哨兵說：「七分區在那裏？」小羊說：「在林縣！」哨兵說：「胡講！哼，歇一會吧，不要胡扯了！」只因兩個人弄岔了，便誤會起來，小羊站在門口，鼓着兩個圓圓的黑眼睛，發了會呆又說：「你們連長哩，我能不能見他一下？」哨兵說：「連長一天忙着打仗哩，沒空和你談話，莫害怕，無論如何假你這樣一個

小羊子犯不了死罪！」小羊說不出話了，哨兵抱着槍在門口轉着，一邊說道：「也許你還係小漢好，要不就是個小頑固，你們過黃河來幹啥來了！我們在這兒七八年，不知受了多少罪，你們還來享現成？揀便宜？咳，你們那心在那裏長着哩。看看，你們把老百姓精精瘦瘦的樣了！」哨兵指着院裏說：「款走了糧食，拉走了牲口，臨走把鍋碗都給人砸碎了，房裏到處拉的屎，你們到底是不愛個人。你不要怪八路軍關你，只怪你們那心必勝吧！」小羊委屈的說：「同志呀！你罵得對，可是你在罵誰哩？我實在是個八路軍嘛！」哨兵說：「你要真是個八路軍，你就得受一會吧，爲了老百姓！」小羊便說起他被俘的經過來，哨兵說：「也許是這樣，問你的時候照直說，反正不會冤枉你！」

一會，吃飯了「案子」都到院裏來吃飯，小羊沒有被細，行動自由些，便去後院裏借碗，一糊老漢，見是犯人，罵道：「借你娘的碗吧，碗都給他打完了，你都知道肚子餓，你都要吃飯哩？」哨兵來勸了一番，才借到碗，小羊想道：「精細老百姓的隊伍真沒法活！老百姓的火勁有多大呀！」

吃罷飯，不大一會天就黑了，還沒人來跟小羊談話，有個「案子」，有個僞自衛隊長，乘機活動小羊：「娃娃不要糊塗了，八路軍就是那層心腸多！說不定會砸了你哩，跟我跑跑！」小羊肚裏想：「我不信，他們總會明白我的。」又盤算道：「我要是當了黨奸隊伍，由新鄉往這裏的路上就給老百姓弄死了。」便說：「先管你自己吧，衆給我說話，你是假幹啥的？我跟你不一樣！」可是不敢罵他，天這麼黑，怕他們一塊來作弄自己，過了會，小羊說要解手，哨兵開了門，小羊悄悄把剛才的事說了，哨兵進來，把兩個人吊牢鎖上了，說道：「真想跑出去害大壞。跑吧，看你有大本事！」小羊放

了，倒在那牆上墜了，今天非因，勝得特別奇。  
半夜裏，隊伍裏出發打仗了。小羊從那裏跑來，一隻眼睛被綁上了繩子拉到街上。  
隊伍在操場裏黑壓壓的張才一大片，指揮員在隊前講話：「同志們，為了保衛抗戰集  
實，為了救老百姓，咱們這些日天天打仗，大家怕不怕苦？」場裏震耳的喊起一聲：「  
不怕！」

行動了，小羊委曲的跟在隊尾巴上和那馬騾子走在一起。

秋天了，夜裏有幾冷，小羊流着清鼻涕，抹着噴嚏和隊伍一起快跑。攻擊開始的  
響，傳來「叮叮」的排槍聲，小羊心裏發癢了；可惜我不能上火綫！可惜我沒有一把  
的打吧！

想起胖子那想起妖精姨太太。想起那「毒惡鬼」小羊就生氣了：「打吧！打吧！打吧！打吧！」

結束戰鬥時，太陽出來了，部隊像付邊上集結起來，捉了一串俘虜，他們恐懼的  
望着兒，望着那兒，小羊看見了，心裏想：「嗯，正跟我剛時是過來的味道一樣」  
「他笑起來了，一睡倒忘了自己還是一個「婆子」囉！」

部隊坐在場裏喝着開水，談着夜來的事，小羊確巧坐在一個小號兵旁邊，心裏一  
，便說：「同志，把你那號叫我看！」那號兵帶理不理的說：「「吧吧」！小羊接過  
槍弟雅弟的吹了一個休息說，十分驚奇，場裏的人大吃一驚，一齊扭過頭來，圍住那  
招手叫道：「過來過來！」小羊連忙跑過去，藉口訴說完來。

場裏的人聽完了一清故事，哈哈大笑，指揮員馬上解了他的繩子，照舊得喝水吃乾

棋。

當天晚上，部隊又有行動，攻糧時，小羊的號大的起了作用，打了個漂亮乾脆的戰，連長高興極了，給小羊換了身新軍裝，並答應第二天送他回十分區。

## 十六、圍圍

反攻以來，道清支隊縱橫掃蕩，十多天的光景，掃清了道清縣城內的支隊據點，八月下旬，便移驛南下，圍住了米店。

米店店駐着漢奸范鴻賓部隊，他們爲了抗拒支隊圍攻，推重他親屬的狗腿，便給城頭懸起一支青天白日旗。

九月一日，刷刷的下着大雨，米店周圍的小村裏站滿了八路軍，他們對這個敵僞的老據點圍困了五六天了，昨夜向城內攻擊過一次，天明時撤下來，如今正在做着更嚴密的戰鬥準備。

戰士們在門邊裏房簷下，擦着槍膛，磨着刺刀，綁着攻城的長梯。

後晌，村東面走過來一個帶槍的通訊員，後面跟着一個小鬼，這正是小羊，他在雨中跑了一天，滿身都淋濕了，走近村莊時，他看見村邊上一個牌道邊有一軍戰士在綁繩子，忽然發現了其中一個熟識的人，便叫道：「老劉！」那人也站起來驚訝道：「哦，小楊！一兩個人便變變的握起手了，原來這人正是去年秋天二塘被八路軍俘獲來的那個劉

孩子，他被分脫過這個圍裏了，如今已作了班長，他問了小羊橋逃過後，說道：「師傅，就算受盡折磨了，快做會吧，今晚我就到這處別處了，還要打仗哩，我們班是突擊隊！」小羊問：「我們團哩？」老劉說：「在城西面哩，離這有二里路，今晚你幫我們吹號吧，我們團裏就缺像你這樣的號兵；我給團長去說；」就把小羊硬拉進村裏去了。

x x x x x x x x x x x  
天上的黑雲一堆一堆的，大雨一直下個不停，天快黑了，攻擊部隊整頓起來了，聽着最後一次的動員會。

司號班都分到連裏了，只留師傅和小貓跟着團指揮部，他倆個夜來沒勞了，睡了半天，這會才從炕上爬起來，準備好了自己的東西，兩人站在房簷下對着滿院的雨水暢聊。

「這天氣正是打仗天，戰士們可高興哩！」號兵說。

「可不？戰士們勁兒可大哩，都說今晚上不拿下木蘭店，咱們不叫老×團了！」小貓說。

「哼，今早上撤退時，敵人在城頭上亂罵亂笑，打洋鼓、吹號，把戰士們的火逼上來了。」

「到頭還是他自己倒霉！——看吧，今晚上要熱鬧一陣哩，咱們準備了整整一天了！」

「昨晚上三連的號太沒勁了！」  
「要有小羊在時你看多帶勁？」

一揉小羊，兩個人就跌在回憶裏了，默默的，不說話了。  
麻油燈下，指揮員們掏出懷錶，見時針正指着八點鐘，命令傳下來部隊出發了，在  
漆黑的雨夜裏，踏着泥水，從四面八方向城郊運動過去了。

城頭上的敵人心跳起來了，情況逼得他們長出了一付賊耳朵，當他們預料到大禍臨  
頭的時候，就發起瘋了，憑着他們那四門迫擊砲，憑着日本人送給他們的那些歪把子，  
沒命的向着遠方瞎放起來，烟火在城周結成一條紅圈子，子彈把兩點都打碎了。

城外，攻擊部隊在砲火下彎腰快跑，梯子搭在城牆上了，一個接一個往上爬，太  
行造的手榴彈在敵人的頭上開着花：「轟！轟！轟！……！！！」

團指揮部隱在村邊的一片樹林裏，團長把司號班長叫來，命令道：「號兵集合！」  
團司號班集中在主攻方向吹衝鋒號，號母便吹起「調號」來。一會，小號兵們在戰鬥中  
會面了，沒有工夫說話，只能在黑夜裏露出一排白牙齒面對面的笑一笑，或是在肩膀上  
拍一下，就把銅號得心應手的送上嘴唇嗚嗚的吹起來了，雨水沿着號筒往下流。

一串一串震耳的號聲！

這邊的號聲剛落，城東面忽然傳來一陣亮堂堂的衝鋒號聲，號母說：「你們聽，這  
邊像不像小羊的號？」小貓說：「頂像頂像！」三馬說：「怪！真像小羊的號！」撒子  
說：「說不定就是小羊吹哩！」大家又高興，又詫異，號母說：「等會我去問問！」  
攻擊部隊十分鐘就打開了木藥店，敵人狼狽的突圍跑了，戰鬥結束了，打了勝仗的  
戰士們昂着頭開進了木藥店，×團指揮部一進城，號母就披着雨衣，提着馬燈去東支隊  
打聽小羊了。

當他倆見面時候，小羊向號母撲過來，站得筆直筆直的，行了個舉手禮，嘴裏

嘴裏卻滴着淚珠流下來了！  
當時，小羊就回去，老劉留不住，只好送別，臨走送給小羊好多戰利品。小羊

十分鐘之後，一羣小羊就見面了，一個一個抱着小羊的脖子亂搖，却一言不發

歸來，半會，小貓才說：「小羊，你瘦多了！」  
小羊看見范鴻賓手上纏着繃帶，問道：「這是怎的了？」小貓插嘴道：「外頭打

是真范鴻賓，假范鴻賓真傷了。」范鴻賓見小羊一直問着，便說：「沒啥，  
革命就是這樣！」又對小羊說：「你這回可真吃了苦了！」小羊也說：「沒錯，革命就

是這樣！」  
這一夜，團長政委和參謀處政治處的同志都來看小羊，小羊也着和范鴻賓握手，和那

個談話，同志們在一塊說不盡的歡欣，小貓把自己在縣城戰鬥中給小羊預備下的那把

小東洋刀也送給了他。  
此後，又經過了焦作戰鬥，部隊在徐管附近過中秋十五那夜，劉直帶着上黨團

團團會一輪盛大的月亮明光的掛在空中，桌子在院裏排成一行，上面擺滿了菜，大

家邊談邊吃，小羊在會上說說了自己脫險歸來的故事，大家鼓起掌來，小羊的堅定

勇敢，政委當場贈給一件高貴的禮物，小羊嚴肅地瞪着他那圓圓的黑眼睛走過來，敬

禮禮，從政委手裏接過來一把嶄新嶄新的銅號。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numbers, possibly including '11211'.

Handwritten scribbles, possibly including '120'.

7.7
3-4

	100
編號	063
	120